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一

大將

段秀實

段秀實汧陽人六歲號孝童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别將靈詧罷又事高仙芝後又從封常淸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改綏德府折衝都尉後吐蕃襲京師代宗走陝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竄名伍中因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嗛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瓮盎於道甚至撞害

仙芸館家藏

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白狀曰天子以生人付
公公見人被害恬然不爲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
秀實因請曰公誠以某爲都虞候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卽
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
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
實徐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
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
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
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又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
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且及副元帥矣

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騎乃載拜曰公幸教晞郎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晡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秀實之力也大曆五年馬璘代孝德爲節度欲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旣驟徙遂出怨言別將王童之因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焚稾積約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

果火即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并其黨八人皆斬
以徇復下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久之璘有疾
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遂按甲備變璘卒秀實命愿將
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庭賓客
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
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一軍遂安朝廷即拜
秀實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建中初宰相楊炎
欲城原州以議不合改爲司農卿朱泚反使騎迎秀實秀
實至謂泚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
之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

宮室奉迎乘輿可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濱姚令言都虞侯何明禮欲共圖泚會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此係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驛得符而還秀實謂海濱曰旻還吾等無類矣我當直搏殺賊諸公請畢力相應與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因語及僭位事秀實頓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泚笏中顙流血衊面海濱等卒無應者秀實知無援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胡

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

李晟

李晟洮州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使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執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眞合兵攻之晟乘氷度洺水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眞分兵二千戍邢燧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亦不爲過

公奈何遽引去乎遂大悟即造抱眞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自捄於是晟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走奉天有詔召晟晟即日治嚴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入謁晟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晟已并兵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軍咸陽請與晟合有詔徙屯晟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壘未成而賊兵至晟出陣懷光不出晟言于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尅今離其窟穴敢來索戰此乃天以賊賜公也懷光不聽晟乃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

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尒懷光既有異志反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厚薄不等難以進戰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會帝遣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不荅而數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晟將一軍惟所命耳懷光計塞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但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晟懼爲所幷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下令曰有詔徙屯鄗結陣趨東渭橋是日帝復走梁州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否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

破賊時晟提孤軍常恐二盜合而軋己卑詞厚禮毎僞致誠於懷光又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晟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效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人豪也因歔欷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嗟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貯積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劇賊而銳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遂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懷光

恐爲晟所襲乃奔河中泚懼亦使晟吏㨄款壁門告諸吏
曰公等家皆無恙晟叱斬之曰尒乃爲賊間乎時屬盛夏
輸縑不贖士尚衣裘而感激忠義終無怨色邏得姚令言
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遣還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
不忠于泚也隨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
向衆請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
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直擊
之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
薄都城連溝柵賊將張廷芝李希倩來索戰晟顧謂諸將
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

兵鏖擊大破之乗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籍餘衆
走白華翼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乃悉軍軍光泰
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潰苑垣
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巳伐木塞路拒戰矣晟叱諸將曰
不許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
賊奔潰大兵分道而進雷譟震地令言廷芝希倩等殊死
鬭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奔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
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畧
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乃引軍
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輙通家問

達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
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皆斬以
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
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
事者及賊臣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擢文武攝臺省官
以俟乘輿條脇汙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
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
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帝曰天生李晟以爲
社稷豈直朕哉始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
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至是乃曰前

士大夫勸晟出兵晟非敢拒也以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

功成名遂身可退矣

涇州倚邊數戕主帥晟復請治不龔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田希鑒至是晟奏可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三十餘人晟嘗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蠶東徙自棄之尒然士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旣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

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召息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焉吐蕃尚結贊者善計謂其主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尒不去終爲吾患卽謀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以乞盟又謀因盟執瑊以賣燧於是大興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召吾來而不犒賞吾軍何也徐引去以是欲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㓕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節度遇結贊卽出奮擊賊皆披靡佖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於是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上問晟晟言戎

狄無信、不可許、時天子厭兵、疑將臣生事、張延賞當國、又疾晟、因密言晟不可久持兵、貞元三年、上坐宣政殿、備冊禮、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九年晟薨、年六十七、謚忠武、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既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愬聽云

李愬　大見識力量

李愬字元直、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遂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軍初

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中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蔡人以愬名輕果易之（能而示之不能）愬沈鷙能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以故衆願效死凡賊中山川險易情僞愬一一知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楂枒山以取鑪冶城平青陵城禽其驍將丁士良愬不殺署爲捉生將士良因說曰吳秀琳所以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士良乃

禽光洽以獻而秀琳遂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
外垣始出攻時衆謂往亡日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正可
擊也衆決死戰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
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
與語親釋其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
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在野
時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但見羸卒若將燔聚者
祐果輕出爲用誠所禽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
客將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與語嘗至夜艾忠義亦賊將
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言此二人不可近愬待之益厚愬仍

募敢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
軍中皆以爲不殺祐之故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
乃持祐而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愬不得已
械送祐於朝而表言若殺祐必無與共謀蔡於是有詔釋
祐愬乃令祐佩劍出入帳下即署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
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奉
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
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
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
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

一年十月巳卯也師夜起祐以突將(純用賊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衆張柴之東陂澤阻奥皆未嘗蹈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盡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巳從愬不敢復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絶洄曲道又以兵絶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鵞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

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襦衣尒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常侍何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質即單騎來降進城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中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廐廝役悉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事聞朝廷以愬有將才使代其兄愿帥武寧軍卒年四十九

高仁厚　大有意人

高仁厚爲西川押牙是時宦官田令孜有兄陳敬瑄爲西川節度敬瑄多遣人歷縣鎭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鎭獨無所求鎭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亾入羣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因弘讓自出首執送敬瑄敬瑄杖弘讓背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寃焉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亾命楊遷復誘之能方欲出首聞弘讓之寃大罵楊遷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攻陷城邑所

過塗地浸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乃以仁厚爲都招討指揮
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
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因間）對曰某村民阡能囚
某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詗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
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
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
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
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湔洗
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
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

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諜曰此皆百姓心
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
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
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
塹柵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
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
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
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用間）
以邀官軍仁厚詗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不戰）
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

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不戰）餘衆爭出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為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不戰）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禽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不戰）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

不戰

皆迎降求自投濠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

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寃日久無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兵○以○不○用○爲○武○信○哉○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冎之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爲亂徵師立爲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

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進屯涪城詔削師立官爵以仁
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爲行軍副
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
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
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
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
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
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
城下處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
妙人
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

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諮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驂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

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梓州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曹瑋　大見識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沈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李繼

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
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眞宗即位改知
渭州徙知鎭戎軍瑋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
語耐寒苦官未嘗與以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
無以責然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
而蠲其租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緩驅所
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
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
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
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

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李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失此一策西夏遂與宋相終始矣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會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乃以爲眞定路都鈐轄復爲涇原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士兵守之曰異日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鎭戎

緣邊安撫使時唃斯囉強盛立遵佐之西羌將舉事必先
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斯囉使其虜賞樣丹與厮敦立文
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解寶帶予之厮敦感激
父事瑋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也瑋
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厮
敦愕然許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獻因獻南市地南市
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而表厮敦爲順州刺史其年唃厮
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
餘級并遣間殺立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吹麻城而
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熟戶矣天

祥符三年德明寇柔遠砦以瑋為環慶秦等州安撫使委乞
骨砦大門等族聞瑋至皆來歸附拜簽書樞密院事丁謂
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為準黨除南院使乾興初謫容州
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為謂所忌即日上道從翁卒十
餘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徙眞
定府定州都總管改章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諡武穆瑋
在軍得人之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
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
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
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

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言何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論如律自是無敢犯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强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宜別徙也天雄卒有犯盗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

令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
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
初不聞人馬聲寶元中王鬷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
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鬷謫虢
州語人曰昔于奉使至河北是時曹南院爲定帥鬷至定
治事畢瑋謂鬷曰公事已畢當還明日願少留明日饌食
罷瑋屏左右謂鬷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公○已○知○西○事）
（方○殷○矣○）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鬷曰四
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
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

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韓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眞英物也必為邊患公其勉之李卓吾曰對王覿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也對耳不相聞况能用之於掌本兵之後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用心如此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以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召寘府學服除以殊薦為秘閣校

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呈進出知睦州徙蘇州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由是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行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分爲六將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量賊衆寡更出禦之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以

不必

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
三明年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太寒我師暴露不
如俟春深入況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
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效當舉兵
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
必挈旗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之仲淹又請修
承平永平等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以與
元昊通書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環慶路經畧使改邠州
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
親愛臣呼臣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

爲賊輕豨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時明珠滅臧有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乃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攻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矣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時巳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有傷夷欲對徙

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獨當
乞與韓琦同經畧並注涇州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
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
公真有才智使其不汲汲於言
爲援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
名則宰天下與臨邊一也胡爲乎爲大將則有餘宰天
慶州用滕宗諒帝皆從之後元昊遂請和乃召拜仲淹爲
下乃文務其小者
樞密副使復除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
不必　聖主
淹退而上十事天子方信嚮悉采用之時議弛茶鹽之禁
至言
及減商稅仲淹以爲茶鹽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今國
至言　不必
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
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仲淹每患諸路監司

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不成話）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是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使公終日伴食於朝）而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與致太平、（未必無補。何必日夜更張。乃知主意欲立功業致太平者）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自按察使出、多所舉劾、（眞正苦事）人心不悅。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益不便、（不通）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曰、何爲亟去。仲淹答言、經制西事、事畢即還也、

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載入自仲淹出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乃以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仲淹以病請鄧州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諡文正仲淹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乃去初張士遜罷相由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語之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未見章疏望乞付外上曰此有爲朕言者士遜曰此罪大無文案安可行願陛下密訪之士遜數日又請請至十數上曰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廢君無輕典旣無明

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即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此人過假道學多矣）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見識）尹洙爲經畧判官將命至慶州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今公區區過慎何邪仲淹曰（大是）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没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以復靈夏横山之地邊上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

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恥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砦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卒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卒聞之必願昊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卽懷

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者也劫盜張海將過（此便是有大學術處）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切中人情之甚）仁宗乃釋之弼慍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以此）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谷富亦有權術）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仲淹領

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因勢利導公之吏事真無比矣）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自是至理）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一千仲淹問之孫生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透徹人情）二年僕僕所得幾何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乎於是授以春秋十年後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朝廷召至乃昔日索甘旨孫秀才也欲青器度

淡遠韓范之爲西帥也青隸節下咸奇之爲國器仲淹授
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
耳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得南園之地既卜築將居陰
誰ㄱ肯○
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孰若與士咸貴乎遂
卽地建學又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郡
族之貧者在睢陽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
次丹陽逢石延年延年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不得奈何純
好、見、好、見、好、見、空、爲、字、相、也
仁卽以所載麥舟付之而單騎自長蘆捷徑到家後仲淹
見純仁曰東吳見故舊否曰曼卿爲三喪未擧留滯丹陽
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語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

已付之矣先是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得之拊股謂韓琦曰爲此怪鬼輩壞了歐陽余王蔡同爲諫官時目爲四諫四人力引石介仲淹曰介剛正天下所聞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也諸公乃止此公晩年大進德之語

李生曰使張睢陽不愛死則郭令公不得美收京之勳使段司農不亟死則李太尉不得專克復之績使范文正不貪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巍巍相業又豈潞公魏公諸賢所敢望哉何也以此三公者才智固有以大過於人也惟

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藏而才不得小焉耳然亦古今之傑矣予固不忍系之於名臣之列而特附見於此云何也天下唯相才將才最難得也相才得然後朝廷尊將才得然後朝廷益尊若其他技能皆收羅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相並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審若是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可以表俗言可以軌世而無益於國家成敗如尾生孝巳者豈少耶

狄青　大見識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

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壅過山嵎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

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廣源川蠻儂智高反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張忠蔣偕等討之皆爲所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乃以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謂青曰賊之標牌不可當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使高若訥曰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故青卒用騎兵破賊青行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

之士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徃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
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於是無復
敢言求從青行者及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
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
以狥於是一軍肅然乃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
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鬬陳曙
恐青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青至
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于庭下
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慄不敢
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

儒將也可敬可愛

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

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果如其謠云戰於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

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遂背曰遂今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初

青請擊智高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足專任請以侍從文（放屁不知臭）

臣爲之副特寵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屢敗皆由大將（妙人）

輕褊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

之號令復不得行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畧若

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辦賊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

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凱馘首告割耳鼻則有之

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

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至言）

功不戰之人願一切寢罷從之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

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脇皆慰遣之歛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邪智高兵敗奔出邕州諸人皆欲窮其窟穴青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不知青之用兵主勝而已後青位樞密或告以當祖狄公青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公哉或勸去鬢間刺字曰青雖貴不敢忘本也後以夜醮失火不自安遂乞陳州遂薨于鎮諡曰武襄

妙　大見識　大志識　大見識

誽海云南夷尚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

南道傍有一廟神甚靈武襄遽駐節禱之因視曰勝負無
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
也左右多諫武襄不聽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
於是舉軍歡呼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
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
大不必大不必共視醜矣
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
字錢也

种世衡　虎將

种世衡种放之兄子也初知武功縣杖人不使執拘使自
凭欄受杖杖垂畢足或落韗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

信或有追呼但以片紙牓縣門元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皆如期至旣知澠池縣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旣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其權數皆此類初康定元年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城之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致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

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徙拱手白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青澗城焉世衡至青澗教吏乃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書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

之無不克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
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
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費寡、建營田二
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貨之本、速其流轉
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
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
皆有狀、鄜延路經畧使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
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
牛家族奴訛、素崛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
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

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旣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何○如○）由是緣邊諸城獨璟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璟爲意世衡又以計去元昊腹心二將所謂野利天都者（○元○昊○之○請○和○世○衡○爲之○也○）（○責○備○者○眾○何○爲○邪○）於是講和之策遂決矣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毒害世衡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旣感恩世衡

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瀕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畵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宫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

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
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
相見、只令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道野
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
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
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卽殺野利、又欲并去
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
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字
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
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

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巳郎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閒也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二

大將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元祐六年進士第靖康元年命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乃假神以留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珓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以（雖宗之巧亦見南渡者天也）塞去路宗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不往金人破眞定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京城遣齎蠟封至言和議可成澤

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

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夜設伏金人復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康王即位于南京澤入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其畧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

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願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澤時年已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舍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

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

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陜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與岳侯同）矣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刼掠侵奪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

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兀朮渡河謀攻汴諸將爭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逵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既受閤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城徃參澤將士疑之請以甲士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耳及進至澤撫勞待之如故吏冀

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進益感畏、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狥、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

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今河東不從敵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澤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隆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隆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

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乙卯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人舟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繫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

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于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慚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耻、卽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竢官軍渡河、爲信、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爲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竢回鑾、當以身先、故請歸京尤力、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統制[illegible]臣忠、主管侍衛閻勍、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illegible]楊進等、援之、澤卽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

遣王彥等、復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洺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機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顧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疏入不報、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

不度其君

高宗正恐二帝回耳後日秦檜

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捲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
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
萬餘、及苗傅劉正彥謀反、世忠以所部發平江、時世忠妻
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丞相朱勝非紿傅曰、今若白太
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悉安矣、於是白太后、召
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前迓世忠、梁氏疾驅而出、會世忠
於秀州、於是世忠下令軍中曰、今日以死報國、而不被數
矢者皆斬、以故士皆用命、賊遂敗、傅正彥擁精兵、開湧金
門、遁去、世忠馳入、高宗步至宮門、握其手慟哭曰、中軍吳
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

指裂于市復自衢信追賊至漁梁驛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彦及傳至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以賜世忠兀术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乃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术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金請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勇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

肯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與世忠一會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風息則出海有風則止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祭天次日風止乃以小舟縱火矢如雨下孫世詢嚴允皆戰死因得絕江遁去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先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

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時江湖賊多而廣西賊曹成又擁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范汝爲復旋師永嘉招成降之得其戰士八萬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世忠始至欲急擊之宣撫使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請期半月而報捷遂大破賊斬忠首湖南悉平四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遣魏良臣使金

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良臣至金、聶兒孛謹聞世忠師退、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鴉口、擒女眞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設水軍夾河陣、日與金人十三戰、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之、復俘生女眞及千戶等、世

忠仍親追至淮、金人驚潰、自相蹈籍溺死、捷聞、群臣入賀、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六年、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世忠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已而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秦檜欲收三大將權、拜世忠爲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

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八月卒孝宗朝追封
蘄王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皆義
輕財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
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
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喜釋
老自號清凉居士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賜
世忠因號其莊曰旌忠荅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
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
賜之

吳玠吳璘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方臘、破之、建炎元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畧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爲前鋒進據清溪嶺、逆擊大破之、三年、宣撫使張浚巡關陜、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即授玠統制、以弟璘掌帳前親兵、尋以玠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敝而乘之、及次富平、浚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

巳而敵騾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收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俱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來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北謀必欲取玠十月復攻和

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剃其鬚髯而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將復出奇來取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二月長驅趣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命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曰

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二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乃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以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道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而敵遂入洋州玠乃退保西縣子羽退守三泉縣撤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至是金人雖幸深入而饋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子羽與玠因其腹背要擊死傷者過半疫癘大作金人乃引還子羽玠又追襲其後金人墮澗死者不可勝計

不濟處

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初金人謂玠在西邊故乘險而東不虞玠卒然馳至故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也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

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謂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矣、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營田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及謂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

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璘謂胡世將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微玠

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嘗負手歩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謂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有刺客萬一或有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恐軍民之寃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虚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守陝旣而

朝廷復以胡世將爲四川制置宣撫司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有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璘以書遣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獲三將及女眞百十有七人又與金統軍胡盞習不祝戰劉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禦賊時世將問璘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

滕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計

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夜半璘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與二將約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

曰敗矣胡盞善戰璘挑與戰用壘陣法更休迭出輕裘駐馬而麾士殊死鬭金人大敗降者萬餘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而朝廷已有驛書詔璘班師矣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年六十六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重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也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

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其反短制長之策亦是要在審蕃漢之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勉近強制弱制其弓矢布陣之法以步軍爲陣心翼以馬軍爲左右肋而拒馬布兩肋之間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紹定六年朝廷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將劉儀領壯士二百來降珙詢知其虛實即遣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是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殆盡是夜壯士薚清王建筞亦擣王

子山砦護帳軍皆酣寢建入帳中斬金小元帥首囊係之復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是日三戰三克朮幾丁順等又破黙侯里砦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先令樊文彬奪岵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大潰薄暮進軍小水河約以明日侵辰進攻石穴九砦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俱破仙遂與五六騎遯去降其衆七萬獲甲兵無筭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兼知黃州時元兵攻襄陽隨荆門郢守將皆委

郡去、江陵危急、詔珙援之、珙乃先遣張順渡江、然後以全
師繼其後、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
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
相接、凡破砦二十四、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將
忒没觧入漢陽境口、温不花入淮甸、蘄舒光守臣以州降、
因合三郡之兵來攻黃、珙入城、指畫戰守、卒全其城、陞制
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復郢州荆
門軍、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
郢、然後可以通餽饟、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受
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襄樊朝廷根本、

令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會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項十八萬八千二百八

十淳祐四年兼知江陵府五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蓋自城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蓋節制之兵有能之將也終于江陵惜哉臨終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咸

不知其名位之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又通佛學自號無菴居士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二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三

名將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旣盡降齊城、獨莒卽墨未下、淖齒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莒城以距燕、燕卽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距燕、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

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巳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

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
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
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
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
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
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
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
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
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

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復歸田單、單乘勝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後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之克也、田單乃懼、問魯仲子、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

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于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單又嘗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

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矣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鉤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

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白起

是大將才以坑降故貶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自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以後無歲不興師攻韓取魏伐趙取楚入其地至昭王四十七年白起復將而伐趙殺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萬人白起時爲武安君矣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趙王恐使

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

利口亂信

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

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四十九年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常以寡擊衆取勝若神今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何謂而不可武安君曰先是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

是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陳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擾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願大王察

實語

之王不荅而去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而稱病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應侯萬劫不得人身矣）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王翦

王翦少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
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
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使人爲反間、趙果殺李牧、使趙葱
及顔聚代將、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葱及顔聚、盡定趙
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入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
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
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旣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
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
中、卒破得丹、於是始皇欲用李信取荆、問信度用幾何人
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

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及蒙
恬將二十萬南伐荊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荊軍信
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
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
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
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
乎王翦謝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
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
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
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

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
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
翦曰不然夫秦王怚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
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
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
中兵以拒秦王翦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
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
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
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
追之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

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衛青附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子夫、子夫

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之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青爲建章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賜青爵關内侯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

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
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
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其明年
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
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
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
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
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
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逐數百里不及得右
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

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而封青三子皆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王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等十人皆爲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右將

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大將軍曰不然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始封去病爲冠軍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轉戰六日過焉支

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始益封去病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擊匈奴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又益封賜校尉馬破奴五人皆封列侯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降漢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又再益封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寛天下之繇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渡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上命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後大將軍軍入塞計斬捕首虜凡萬九千級驃騎將

軍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
乃再又益封從軍吏卒封侯爲官賞賜復多而大將軍不
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閲官及私馬
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置大司馬位大
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
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
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爲人少言不泄
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
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

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

李廣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

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可恨甚）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

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

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兵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

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
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於是
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
不必不必
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
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
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
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
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

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
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
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
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
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
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元朔六年廣復
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
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
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
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

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始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罷歸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

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

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醜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可恨可恨眞人奴也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惑失

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絶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靑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

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當戶有遺腹子陵

李陵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

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
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
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
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
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
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
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
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
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兵五千人女雜其中乃不知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何必斬也）明日復戰斬

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

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

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
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
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
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
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
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
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
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
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
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誠可痛也
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
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
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
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
宐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
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
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
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
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

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律本長水胡人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

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嘿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耿弇

耿弇扶風人弇年二十一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子上谷太守況即弇之父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弇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步兵千人合軍而南所過

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定涿郡中山等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皆恐既而見弇等光武大説乃皆以爲偏將軍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弇等遂從拔邯鄲光武入居邯鄲宮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弇入拜床下因説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説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

到上谷、悉發兵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建武元年、光武即皇帝位、三年、弇從幸舂陵、因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之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遂遣弇與吳漢擊破富平獲索於平原、降四萬餘人、復詔弇進討張步、弇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

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至日邑密自將精兵三萬來救弇喜曰所以修攻具者正欲誘致邑耳即分三千人以待巨里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邑軍臨陣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巨里城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無備乃勑諸校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

廪食天明遂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不意吾至吾攻之必拔臨淄拔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果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故示弱引歸小城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横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劒

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將兵來救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外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步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郡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

其功乃難於信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六年西拒隗囂屯兵于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狥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弇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亡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者未得、望見道中一儒生、郎召而問之、生言劉公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漢復隨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擊斬王郎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漢爲

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問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也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部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造次出迎漢即撝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復與光武會于清陽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等好擄掠光武不能制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以故光武時時假借慰安之躬後還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

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埶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何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乎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

子開門內漢等躬不知康巳反之乃與數百騎經從隆慮
歸鄴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而降其衆初躬妻嘗戒躬曰
君與劉公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
內故及於難光武卽位拜漢爲大司馬封舞陽侯建武二
年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
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十餘萬人來救漢迎四部精兵黃
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爭門並入大
破之茂建突走漢復自將兵助盖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死
二城皆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
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冐進兵者斬乃移

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
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所及也、十一年春、率兵伐公
孫述、十二年春、與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
遣子壻史興將兵求救、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
諸縣皆城守、漢乃進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
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
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
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
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
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

日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宜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之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仍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劉尚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

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二十年漢病篤車

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陛下愼無赦而
已及薨賜謚忠侯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
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賫璽書
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果入追熲
熲因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
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
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
口萬餘人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

隝、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千六百人、又賊種羌屯聚白石、熲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熲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隝、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

是吏人守闕訟熲者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言京師稱爲長者起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六年滇那等諸羌種寇武威張掖酒泉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爲護羌校尉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轉戰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

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熲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熲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躕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徃必驚爾、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

涼、累侵三輔、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費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難以永寧、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遂將兵萬餘人、賫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熲因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

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州、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羌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羌復敗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鬬且引、及於靈武谷、熲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宜且以

恩降之詔書下、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臣伏念先零雜種、累攻没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願卒斯言、一以任臣、二年夏、熲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

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㬇等分遮汲水道頻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頻追至谷上下門窮出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頻行軍仁愛士卒病死者親自贍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甞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拜侍中司隸

校尉、熲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功名、因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代橋玄爲太尉、會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幷及熲、熲遂飲鴆死、家屬徙邊、靈帝時、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熲功、乃詔熲妻子還本郡、初熲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三終